

# 香港温情记忆：转角遇到报摊

# 从国门看沧桑巨变

新华社北京10月14日电(记者李学勇、陶德言、李宜良、解放军报记者罗铮)如果在祖国的版图上,寻找出能够激起全民族共同记忆和深沉情感的标志性地点,那么,国门无疑是其中之一。

站在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坐标,行进在祖国的座座国门,感受祖国边防的沧桑巨变,自豪感油然而生。

## 国门见证：落后必然挨打,开放才能发展

在我国漫长的边境线上,国门是一道独特的景观。规模宏大、气势不凡,仰望这些威严矗立的国门时,人们不由得会产生这样的感叹。

历史悠悠,沧海桑田。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敲开了古老封闭的满清王朝的大门。此后100多年间,陆上国门破碎,海上门户洞开。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华民族的命运彻底改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逐步建设起强大的国防,国门彻底告别有门无防的历史。

历史大潮,奔涌向前。1978年,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改革开放正式拉开帷幕。中国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开放国门,构建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外开放格局。

在百年口岸满洲里,满载着货物和旅客的国际列车从悬挂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国门下驶过。

很难想象,几十年前,这里曾是紧张对峙的前沿。如今,这里是全国最大的陆路口岸,也是我国沿边口岸中唯一的公路、铁路、航空三位一体的国际口岸。

当今世界,开放融通的潮流滚滚向前。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 国门召唤：人类命运与共,互惠才能共赢

新疆霍尔果斯,一趟趟中欧班列呼啸而过;广西凭祥,来自越南的货车排成一眼望不到头的长龙;福建泉州,第四届海上丝绸之路艺术节的筹备如火如荼……

在开放合作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边境线上的一座座国门,就是这一理念的生动注解。

广西凭祥,中国通向中南半岛的重要陆上通道。改革开放40年来,凭祥市面积扩大了20多倍,地区生产总值翻了9番,边境小额贸易进出口额连续3年全国第一、口岸水果进出口额连续6年全国第一。

“一”之隔,越南老百姓也享受着边贸发展带来的红利。自2017年2月,中越两国在广西凭祥、东兴两地试点跨境劳务合作,已有近10万人次的越南劳动力进入广西务工。

“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国际社会,也必将回馈国际大家庭。”这是中国的政策主张,也是中国的一贯行动。

在碧波浩瀚的南海,华阳礁上的大型灯塔为过往各国船只提供导航和助航服务。近年来,我国南海岛礁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我国在南海岛礁上建设的不仅是必要的防御设施,更多的是民用设施,是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

“中国的发展不会牺牲别国利益,只会增进共同利益。”这是中国的庄严承诺,也是中国的务实举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全球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响应支持,1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已同中国签署合作协议,构建起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

## 国门昭示：制度彰显优势,民心蕴含伟力

2018年4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关于新时代加强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的意见》,专门部署部署边境工作,为新时代加强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指明了方向。

强边固防,人人有责。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合力强边固防,是新中国边防的独特优势,也是我们的制胜法宝。在历次边防斗争中,我们之所以能取得胜利,与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密不可分。

在漫漫边境线上,鲜艳的党旗国旗高高飘扬,各族人民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团结在一起,一个党支部就是一面旗帜,一顶毡房就是一个哨所,一个牧民就是一哨兵……

为了守卫祖国的国门,为了捍卫祖国的主权,一茬茬戍边官兵远离繁华都市,长年与寂寞危险相伴,有的甚至献出年轻的生命,用行动兑现着自己的誓言:不把主权守丢,不把领土守小!

在西藏山南边防一线,入伍16年、被战友们誉为“巡逻王”的老兵杨祥国说:“这里离首都都很远,但离主权很近。我们守边防就是守国防,守高山就是守江山。”

在人迹罕至的帕米尔高原瓦罕走廊,克克吐鲁克边防连22岁的下士李敦学说:“作为一名守卫国门的边防军人,一想到自己坚守的岗位是与祖国的安宁、人民的幸福紧紧联系在一起,即使再苦再累都觉得值得!”

从东极界碑到西陲哨所,从碧波南海到冰封北国,千千万万的新时代戍边人正在用无私奉献和默默坚守书写着忠诚之歌。

正如王继才曾经说过的:“守岛就是守国,国安才能家安。”正如常年坚守在高原边防一线的戍边将士所唱响的:“我站立的地方是中国!”

正如在阅读了“王继才们”的感人事迹后网友所评论的:“有这样爱国奉献的华夏子孙,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可阻挡!”

(参与记者:梅世雄、樊永强、梅常伟)

“香港报纸档虽日趋式微,但生命力依然顽强。面对困境,香港报版协会积极与政府沟通,表达诉求,希望政府改善经营环境,让报版能增加收入。而报贩们则不辞辛苦,灵活求变,困境中图生存,不轻言放弃

龙,报贩应接不暇。“那时候报纸卖得很好,根本不用考虑是不是要卖其他东西来贴补。”今年58岁、笑称4岁就在父母报摊当“童工”的林洁卿回忆说。

身为香港报版协会公关主任的林洁卿说,生意好做的时候,她家里经营着四个报纸档,是报纸档给了一家三代衣食无虞的生活。

“现在的报纸档比过去少多了。政府不发新的牌照,买报的人越来越少,生意不好做。”张德荣对记者说。林洁卿认为,互联网的普及令纸媒走入严寒,作为分销商的报摊唇亡齿寒。免费报纸的增加,便利店的竞争以及其他一些有商业牌照的商店也开始兼卖报纸杂志,这些综合因素导致了报摊数量减少。

香港食物环境卫生署提供的最新数字印证了张德荣的话。截至2018年7月31日,全香港拥有牌照的固定报纸摊位仅剩393个。十几年的时间里,报纸档减少速度之快,令人吃惊。

为了生存,有的报贩24小时不关档,通宵守摊,记者一天夜里11时路经香港湾仔区菲林明道的一家报摊,见摊主仍守在摊前,偶尔有人来买一瓶水、一包烟。细雨霏霏中,报摊朦胧的灯光温暖了暗夜。

## 报纸档前景黯淡后继乏人

张德荣和林洁卿都表示,现在报摊生意后继无人。

“老的老了,年轻的没兴趣。因为干这行没假

期,没钱赚,我们这辈人也许就是最后一批卖报的了。”林洁卿现在处于半退休状态,由妹妹接手了报摊生意,而张德荣的儿子在港铁公司工作,更不可能接手他的报摊。对他们来说,“除了卖报,干别的也很难。如果有机会早就转行了。”

记者在报摊看到,守着报纸档的绝大多数是六七十岁年纪的老人。他们亲历了报纸档的荣耀,也目睹了这一行业的迟暮,如今依然坚定地守护着从父辈手中接过来的这份事业,默默而勤奋地劳作着。

满头白发的张德荣对记者说,“真是非常辛苦,老婆、姐姐都来帮忙,每天开足24小时,还是没钱赚”。

他说,每天报纸零售加起来只有几十份,买报纸的人年龄都在40岁以上,“年轻人都看手机,不买报啦。好在现在卖不掉的报纸发行商可以回收,至少不会亏钱。”卖报收入只能占到张德荣每天收入的十分之一,其余主要靠售卖物品。这与报摊的黄金时代比“落差太大了”。

林洁卿也是继承了父母的报摊生意,她的报摊位于深水埗的工厂区,面积只有张德荣报摊的二分之一,夹在一家茶楼和两家便利店之间。“为了多赚点钱,螺蛳壳里做道场,尽量把政府规定的能售卖的物品都摆上。”

香港政府对报摊进行了比较严格的管理,持牌固定摊位小贩每年要交4000多元港币的牌照费,须遵守《小贩规例》的规定及相关牌照的持牌条件。除报纸杂志外,持牌摊位按规定可额外售卖纸巾、香烟、打火机、香口胶、糖果等

12种物品。如果违规,报贩就有可能被检控罚款。同时,报贩租借别人牌照,一经揭发,食环署有权收回牌照。

## 报摊承载港人集体回忆

曾几何时,一纸如风,新闻瞬间传遍香港各个角落。人们手持一份心仪的报纸,在茶楼或者冰室里坐上半天,邻里见面畅谈纸上事,是何等的惬意。

报纸档是香港街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张德荣这样的报贩们的生活来源。有专家认为,报摊有存在价值,食环署应从恻恤角度,重新考量报版政策。例如对收回的牌照,可以考虑发给低收入人士,给他们自食其力的机会。

报摊承载着香港人阅读生活的温情记忆,也是街坊邻里间的信息交流平台,买一份报纸,和摊主谈天说地,分享忧喜,交流信息和感情,比自助买报更具人情味。

林洁卿说,政府自2000年以来就没有签发新的报版牌照,现有的报纸档也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减少。但是报纸档是香港文化的一部分,“如果报纸档完全消失,是一件很让人心痛的事。”她低下头,神色黯然。

林洁卿感慨地说,报纸档养活了全家几代人,她对此怀有很深的感情,所以愿意站出来参加到报版协会中,为更多的人做一些服务工作,让渐趋式微的报纸档能够生存下去。

## 责无旁贷的“帮”

面对1700多万“黑暗中的行者”,如何让他们走进“光明”的世界?

——硬件设施小提升就可以“大帮盲”。盲人眼睛看不见,但是听觉大多灵敏,在黑暗的世界,耳朵就是他们的眼睛。盲人普遍认为,应该增加公共场所的语音设施。

长春大学特教学院大四学生余亚男告诉记者,现在公交车站有很多不同的公交线路,她的眼睛能看清车来了,但是具体车牌号不清楚,“有的城市公交车进站有外放的播音,告诉站台的人是几路车到了,对视障人士和老年人都很方便,但是像长春等省会城市依然没有。”她说。

赵可佳认为,路口的红绿灯提示音很有必要。她告诉记者,在广州和长春,一些大路口的红绿灯会有提示音,但大部分路口的红绿灯没有提示音,只能跟着人群走。有时别人闯了红灯也盲目地跟着走,比较危险。

——智能软件多关注就可以“少伤盲”。如今,读屏软件的出现对于盲人来说意义非常重大,信息获取上的障碍,正不断被技术的发展所跨越。

除了读屏,许多盲人希望更多的软件设计者能将他们的需求设计进去,照顾残障人士的使用习惯,让软件无障碍操作应用方面更规范。

——全社会共同努力,让盲人有尊严地出行。“作为一个残疾人,最大的愿望不是能够得到多少帮助,而是不麻烦别人或者尽量少麻烦别人。”但陈刚认为,让残疾人有尊严地出行还有一定距离。

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临床心理科副主任医师李云歌认为,盲人自感处于社会边缘,这需要更多重视和关爱。全社会都应该有意识地帮他们一把,拉他们一把。“希望全社会能平等看待残疾人,不仅应该努力让盲人回归盲道,而且应该让更多残疾人回归社会。”陈刚说。

写在第35个国际盲人节之际



▲10月13日,江苏科技大学志愿者带着镇江市朱方路社区的小朋友体验盲道。(新华社发)

凳子摆在盲道上做生意,这种现象在晚上更是非常普遍。在成都烧烤一条街,记者看到,盲道几乎都被烧烤摊位占用了,连正常人过路都难以行走,更别说盲人了。

长春大学特教学院针灸推拿专业大五学生赵可佳告诉记者,“你看我身上有多少疤,都是出门撞的、摔的,太经常了。”

据了解,为了帮助盲人出行,1991年北京建成国内首条盲道。2001年8月1日城市道路和建筑物无障碍设计规范颁布实施。中华人民

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城市主要道路的人行道,应当按照规划设置盲道”。

赵可佳认为,虽然全国的多数道路都铺设了盲道,但是由于盲道经常被占用、设计规划不合理、安全无保证等原因,对盲人群体的帮助有限。

住在成都的盲人韩宇告诉记者,盲道不仅很窄,而且许多地方的设计也不合理。有些明明是一条直路,盲道却拐来拐去;有些明明有近路可走,盲道非要兜一大圈,根本帮不上忙,有时候甚至是帮倒忙。

# 如何能让孩子们放下手机游戏

“中国游戏用户规模达到5.83亿人,青少年是主力群体之一。为了让孩子们放下手机游戏,避免游戏成瘾,应该形成社会整体联防:法律的归法律,技术的归技术,教育的归教育,家庭的归家庭

除了影响孩子的身体健康和学习成绩外,更让家长担心的是藏在虚拟世界里的种种诱惑和风险。各种沉迷游戏引起的不良后果不断上演。

手机游戏只是一种娱乐方式,但对部分青少年来说,手机游戏就是整个世界。

“这里的规则很明确,志同道合的‘道友’,打打杀杀非常过瘾。”15岁的张君(化名)因为痴迷手机游戏,初三毕业后不愿上学,待在家里,整天玩游戏。

游戏吸引青少年的一大原因是“朋辈心理”。不少学生反映,周围的同学都在玩游戏,如果不跟着进入游戏世界,同学朋友之间也就没有“共同语言”,而当进入以后,游戏就是“成就感”的一大来源:谁的段位高,谁的游戏打得好,不仅是游戏中的主角,现实生活中也是被羡慕的角色。

一边是青少年不断沉迷手机游戏,另一边却

不是不少游戏开发企业走在法律边缘。一些游戏为了吸引人气,增加流量,有意添加一些暴力、情色等内容;一些游戏人物衣着暴露,人物身材设定成人化;一些游戏过分戏说、虚构历史等。

更需警惕的是,游戏广告和宣传在网络上随处可见,甚至不少游戏广告带有各类性暗示、充斥暴力等内容。

“一个是‘肝’,看你花多长时间;一个是‘氪’,就是花了多少钱。”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大型游戏企业设计师告诉记者,在设计游戏的过程中,主要考虑的就是如何吸引更多玩家参与,有了参与的玩家,就可以设计付费点,也就有了利益。

这名设计师说,青少年的付费能力有限,游戏设计师不会将盈利点放在青少年身上,但青少年有大把时间,进入游戏后,可以参与玩游戏的基数拉上来,给一些付费玩家更好的体验,因

新华社香港10月14日电(记者王一娟、卢娟)清晨6点,天光未明,街道两边的银行和商铺门锁紧闭,路上少见行人。62岁的张德荣来到自己位于香港尖沙咀广东道和海防道交界的报摊,和守摊8个钟头的姐姐交个班,旋即到附近的写字楼派发当天的报纸,以此开始了一天16个小时的工作。

寸土寸金,霓虹闪烁的香港街头,隔不远就会在路边见到一个报纸档。买报的人递上几元港币,从报贩手中接过当天的报纸,开始阅读生活。经年累月,报纸档构成了日复一日不可或缺的街头生活风景。

一个不起眼的报纸档,往往有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历史,几代市民家庭依靠它维系生计。

## 24小时报摊守护微光

派完100多份报纸回到报摊,张德荣又马不停蹄整理摆放当日报纸,打理自己一平方米多的报摊:书籍、杂志、报刊码放整齐,各归各位,卖得好的香烟、瓶装水、凉果、口香糖放到显眼位置,等待顾客光顾。

报摊在香港被称为报纸档,摊主则被称为报贩。这些在街头擦肩而过的报纸档,不仅年岁够久,也是香港现存600多家注册报纸和期刊售卖的主力军。

1904年,首个流动报纸档在中环花园道开档,开香港报纸档先河。在上世纪90年代香港报业的黄金时期,香港街头有近2500个报纸档,“那时候,每隔几米就有一个报摊,生意红火得不得了。”香港报版协会副主席张德荣说。

在那黄金年代,一个报纸档一天能卖千份报纸,有时甚至达到2000份。每逢有爆炸性新闻事件发生,销量更是惊人,买报的人排成长

# “黑暗中的行者”逾1700万,我们该如何“大帮盲”

新华社北京10月14日电(记者赵丹丹、董小红)62岁的李秀芳居住在吉林省长春市,她已经好几个月没出门了。右眼视力0.01,左眼仅能感到手指晃动的她,去年冬天出门时摔断了手,如今只能待在家里。10月15日是第35个国际盲人节,目前我国有1700多万视力残疾人,相当于每80人中就有一个“黑暗中的行者”。

然而,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却很少能见到这些视障人士,甚至在我国广泛铺设的盲道上,也几乎很少见到有盲人行走。

## 无可奈何的“宅”

“根据我多年的工作经验,现在多数盲人不敢出门,他们整天闷在家里。”吉林省盲人协会一位不愿具名的工作人员说。他告诉记者,目前吉林省共有27.2万盲人,80%从事按摩工作。多数盲人极少外出,还有很多盲人干脆住在按摩院。

68岁的富桂兰住在长春市,她告诉记者,自己已经有十几年没有单独外出过了。“现在路况太复杂了,根本走不了,单独出行就是在拿生命开玩笑。”

居住在成都的盲人魏洪明说,自己年轻时虽然眼睛不好,但坚持创业自食其力,还能养家糊口,心里感到很开心。“如今年龄大了,眼睛愈发不好,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家人不让去,自己也不敢轻易出门,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据成都市残联社会组织自律联盟秘书长陈刚介绍,成都共有10余万盲人,大部分盲人都有出行的愿望。但由于无法保证自身出行安全,使得绝大部分盲人只能闷在家里。

## 不应该有的“忙”

记者在成都多条街道上看到,盲道被占用的情况非常普遍,一些沿街小商铺直接把桌子、